

# 爱，凝固在老花布衣里

尹红芳

拾级而入，这满眼的，印着大朵大朵或红花或绿花或蓝花的布匹，那一件件手感舒适、散发着自然气息的布衣麻衣，好像将时间的印记凝固于这一针一线里，悠悠诉说着那遥远的故事，静静凝结着古老的艺术传奇。

题记

老花布衣，一脉钟情  
长沙的太平老街。热闹繁华。熙熙攘攘的人们踩着石板街入口处，一条干净古朴的小径蜿蜒开来，伸至幽静处。闹中取静之处，五彩缤纷的鲜花盆景竞相开放起来，清香了四处。抬起头，大片的印着大红花的老花布料垂挂于墙壁之上，艳丽而夺目，让人忍不住把脸贴上去，自恋地拍几张照来。

拾级而入，这满眼的，印着大朵大朵或红花或绿花或蓝花的布匹，那一件件手感舒适、散发着自然气息的布衣麻衣，好像将时间的印记凝固于这一针一线里，悠悠诉说着那遥远的故事，静静凝结着古老的艺术传奇。依着这美不胜收的布衣麻衣，诉说故事演绎艺术传奇的主人，就是她大家都叫她 西瓜姐 。一个散发着随性开朗气息的女孩，看上去，亲和，干净。她主持的店，其名为 女人部落 一个主打老花布衣的民族服饰店面。她说，对老花布，就是如此钟情。于是，便有了这家店面。老花布衣，是店里的主打品牌。

其实，老花布衣并非陈旧的老，它们质地厚实却花色清新。之所以称之为老花布衣，因为它承载着并不短暂的悠悠岁月，绝大多数是十几年前的古朴的手工制品，是店主西瓜姐多年前日积月累收集的老花布料，再请家乡那些淳朴的老百姓们一针一线加工的。这些手工制品，种类亦是繁多。男女老少的各款各式的衣服，围巾、帽子、鞋子，甚至坐垫、本子，等等。各处各类，无不散发着纯天然的气息。

不只是花衣，还有布鞋，西瓜姐说，那些客户非常爱这些手工制品，每每氤氲着持久浓浓的民族情结和乡土乡情。正如十多年前，大街小巷处处传遍着的那首温暖的《中国娃》歌词：娃啥从那百家姓里查/祖籍在那黄土高坡大槐树下/家住东方神州又名叫华夏/走到天边不改的名咱叫中国娃/最爱喝的水呀永远是黄河水/给咱一

身太阳色能把那雪融化/最爱吃的菜是那小葱拌豆腐/一清二白清清爽白做人也不掺假/最爱穿的鞋是妈妈纳的千层底/站得稳哪走得正踏踏实实闯天下。诚如斯，对于老花布衣、布鞋的钟爱，大抵是与这种情结有关吧。

店主西瓜姐的这种钟爱，更是深刻而淋漓。十九岁，她就开始有意识地各处收集珍藏花布料，开心时，她便把一些布做成漂亮的衣服、旗袍等等，妈妈也特别钟爱这些老花布，西瓜姐在为顾客挑选花布服饰时，妈妈就在一旁静静地坐着，一针一线地纳着千层底，她脸上常常洋溢着宁静的微笑。淡淡的笑容，有如一朵默默绽放的菊花，印刻着沉静的岁月时光。因为钟情于这些老布料服饰，西瓜姐十四年前在张家界开设了一家专业店面，之后，湘西吉首第二家，2014年，便来到长沙，开了第三家。不管她走到哪里，妈妈都跟到哪里，她纳鞋的姿态，成为 女人部落 的一道风景。妈妈常说，这老花布绣的鞋，是湖南的 文化特产，伟大的毛主席也特别喜欢穿。如此，妈妈和她一道，将精美的花布衣，连同花布的价值、千层底的精髓、协同古老的中华民族传统，一同推广、传播、升华。

爱到骨子里

西瓜姐的店里，三五成群的顾客你来我往，有被门外走廊精致特别的装饰吸引而来的，有被门口引人注目的其本人的介绍打动而至的，还有被小桥流水般的清澈的或清风拂面般的悠扬的音乐感染而入的。

踏入店面的顾客大部分开心而惊喜，从那一丝丝笑容里可见端倪。西瓜姐说，他们喜爱这种舒适的、精致的、极具民族特色的东西，另一些地方有，但种类不够这样齐全，服饰味道也没这么原汁原味，顾客看到这么多的质地精美的老花布料服饰，自然会格外欣喜。常常，一对对恩爱的情人，或形影不离的闺蜜、死党，上到外婆下到老甥的三代家人，相伴入店，兴趣盎然地挑选。

对顾客的喜爱，西瓜姐深深体味和懂得。多年来，和她形影不离的，就是这样的老花布服饰啊！她是穿了如此多年，正是如此喜欢，如此钟爱，她才将它作为自己钟爱的事业，投入如此多的精力，并浸入如此多年的心血。从小到大，走

到哪里，只要看到那些质地优良、做工精美的老花布料，西瓜都不吝血本购买收藏，这二十多年来，她已收藏了几千张老花布床单，都是我国停产多年的限量品。西瓜妈妈说，她也要用这些布料为自己做做花衣，一件，两件，三件，都不够的。爱好这些老花布服饰的百姓越来越多，收藏的老花布也渐渐不够用了，于是，西瓜姐便会隔三差五地出差，走家乡湘西大街小巷，一个个山寨，一个个村庄，逐步筛选，挑选好的布料。她的挑选非常严格，质量上乘做工精美的花布，才能入她的 法眼，才能裁制好进入她的店铺。保证品质，成为她保持老花布特色的法宝，成为她传承民族特色文化的依托。

她深谙老花布服饰的精髓。她一直认为，喜欢这些棉麻服饰的顾客，大部分是追求生活品质的人。这些老花布制作的棉麻服饰，男士穿看起来成熟稳重，女士穿看起来舒展大气。她觉得，做这个行业，既能结识与之有共同爱好的有缘人，更能交上更为高品质的朋友。他们来自己的店铺买衣服，不只聊棉麻，聊服饰，他们还延伸着聊中国的风土人情，传统文化。在这个行业里，西瓜姐便不只钟爱老花布服饰，热衷于做老花布服饰的生意了，更多的，她寻到了快乐，悟着了生活的乐趣和奋斗的价值，这种满足感，更增添了她对此事业的热情。西瓜姐说，爱，便爱到了骨子里，要一辈子走下去。

性情中人的西瓜姐，洁净的皮肤和清澈的眼睛，透着一股挡不住的纯真。纯净的东西，一样可以有故事。她归于此类。在 女人部落 店铺，她倾听着大家的故事，也偶尔倾诉着自己的故事。正如店铺里印记着悠长时光的老花布服饰，在那些多彩缤纷和灼灼艳丽里，仿佛每天都诉说着一个又一个的故事。这种根植于民族传统文化的服饰，更增添历史厚重感和文化韵味。

西瓜姐说，不但 女人部落 里的衣服精致美丽， 女人部落 的环境更精致美丽。所以，从店铺开业那天，她便精心营造着充满故事感的情境和画面，顾客深处其中，在试戴饰品试穿服饰前，便已好像入情如境了。一个叫 阳光 的顾客描述了那个画面。那个雨过天晴的傍晚，阳光沿着店铺门前的石板小径，张张扬扬铺洒开来，空气清新得让人忍不住要闭上眼睛使劲呼吸。招待完一拨顾客的西瓜姐，正拨弄着一朵

小花，插上发梢。再嵌入耳朵，再插上发梢。一边拨弄着，一边倒腾着手里的手机，如此投入享受，一个又一个角度地拍摄开来，丝毫没有察觉这个名叫 阳光 的顾客进来。当 阳光 走进店铺转了一圈，西瓜姐睁大眼睛吃惊地问：你什么时候进来的？ 阳光 乐呵呵地笑道，我叫阳光，跟着阳光一起进来的！便是这样，他们便又自来熟 地闲聊起来，聊穿衣爱好，生活趣事，还有那陈年往事。 阳光 说，看着这些老花布的床单，老花布的衣服，便想起可亲可爱的外婆。小时候，外婆便是用这种老花布床单，枕着自己绣的老花布枕头。回忆起来，内心不由触动。

西瓜姐将她店里的老花布服饰，当成一件件艺术品，在她眼里，艺术品都是有故事的，诚然，她也常常挑选购买一些有故事的装饰，将它们设置于店内，使之 成型 于艺术品。店铺二楼转角处的 树桩，便是她在特别时期淘过来的。那是2014年10月1日，长沙太平街马家巷一场大火，将之中住房烧至倒塌，在市民围观于残垣断壁之时，西瓜姐偶然发现几棵倒塌的烧黑的 树桩，虽然已是残物废品，但却有一种说不出的美感。她敏锐的 善于捕捉故事 的直觉告诉她，或许，她可以购买它，将其作为艺术品摆置店铺中。迅速地，她及时找到负责人购买，并邀请几名工人将它搬至店中，置于二楼转角处，并在旁边立牌，诉说这场火灾的故事，向大家传输安全生活理念。

她常常搜集木窗、木门、绣品、雕花床，达200余种。湖南师范大学工学院的学子们走进来，啧啧称赞，这个名叫 女人部落 店面，原来还是一栋珍藏着如此丰富厚实的艺术品 博物馆 啊！

如此，有着这般的艺术情结，西瓜姐继续将她同一条街道的 草帽面馆，像她的老花布衣店 女人部落 一样，一如既往地打造成了 艺术长廊，之间的摆设、墙贴、挂件、桌凳，亦是弥漫着郁郁的艺术气息，传达着浓浓土家风情。 花布衣 的艺术情结，荡漾在古朴的长沙太平老街，一个叫 西瓜姐 的姑娘，正不断将其发扬光大，使之在璀璨的中华文化里熠熠生辉。



# 没有归途的迁徙

吴咏颜

放我们这辈的每一块骨头。然而，我虽然出生在这里，人生轨迹却没有在这里滑动。不光是我，我们一家五口都没有到这里终老。

这是后话。

刷好方圆数里堪称完美的白房子不久，我母亲就不安生了。相对于父亲的胆小偏执，母亲是个有主见的厉害女人，对，我母亲见过世面，她最大的目标是不让我们三姐妹扎根在这里成为农村妇女，她想我们成为镇上吃国家粮的无论谁，这是她每月去镇上开全镇教师大会时思索的结果。她是我们村唯一一个吃国家粮的乡村女教师。

据说母亲是先斩后奏。借钱买了镇上的三间房子，又开了一星期教师大会之后，才披星戴月地赶回家。半夜父亲和她吵架，吵醒了姐姐们和我。不知所云的我继续沉沉睡去，姐姐们却兴奋着再也睡不着觉。

没来得及回味，我的童年就这样被遗落在四面环山的山坳坳里。被我妈拖着第一次走出小山村后，多年便鲜有机会再回到这里。故乡于我，已是一个模糊的概念。

如今，重归故里，对这里并没多少记忆的我倾向于接纳它的变化，而父母、姐姐们却一路寻找从前的记忆。生我那年种下的那棵柿子树已有数丈高。迎着太阳光，我看到正翘首望树顶的父亲正泪眼婆娑。

来，我们接着讲搬家到了小镇上。

小镇是以一条河命名的。

除了对小山村独一无二的白房子以及门口小溪的清冽偶尔还有念想之外，镇上宽阔的大河一个浪头便征服了我幼小的心灵，我一下子就爱上了新家，尽管我们因为买了镇上的新房，不得不卖掉父亲修了整整两年的白房子，又不得不餐餐吃咸菜和开水泡饭。然而，这些都被镇上美丽的灯光、河里摇曳的月光忽略了，我迫不及待的想成为镇上的孩子。

我们带着几件换洗衣物就算搬了家。将父亲从装满四十年记忆的白房子搬离却不容易。父亲开始了像蚂蚁一样辛苦而漫长的搬家之路。沉默的父亲，干脆每天往返三十里看白房子。每当我看到默不作声、独来独往的父亲，总让我感到忧伤，他似乎一直不舍得卖他的白房子，从而一直跟不上我母亲马不停蹄的脚步。不知是不是这个原因，从那时开始，父亲似乎和我们慢慢有些疏远了。

而我，必须花所有的时间在小镇上迎接我的每个第一次：第一次背上书包，迎着朝阳上学堂；第一次品尝到薄荷味的泡泡糖、冷掉牙齿的老冰棍；第一次攥着五毛钱，在人头攒动的集市上为不知道怎么看它伤脑筋。见证了我无数个第一次的小镇，以故乡河的名义成为我记忆的源头，也积蓄着少年的我无数个梦想

和希望。

小学毕业后的某个夏夜，父母又爆发了争吵，这是继老家临搬家那夜后最激烈的一次，十二岁的我不再沉沉睡去，我比姐姐们更先知道又要搬家了，母亲要搬到县城去！

这是个天大的决定。母亲执意要去。父亲显得更加犹豫不决，他根本连小山村到小镇的转变都还没有适应，怎么还要他一下子跳两级呢。他坚持他的原则，不搬。大概是农村一家之主的颜面吧，房子都保不住，还是什么一家之主呢？他一定是这么想来着。

看到母亲兴奋的眼神，我无来由地跟着兴奋起来，县城又是什么样子呢？

妹妹，你要和我住在大大的县城吗？

好呀！

我们去县城读中学好不好？

好呀！

就这样，母亲把新家和我安在了县城，姐姐们在小镇读高中和初中，而父亲，似乎被迫没有白房子住、没有小镇上的房子住了，父亲已经好久没有白天回家了。幸好离开土地之后，凭他的聪明才智，毫不费力的在小镇上找到一份工作，住进了单位单身宿舍。

这次，母亲叫了辆大卡车，将家什一股脑的拉到县城，父亲人影都没见着，不知道是母亲心疼他不让他 蚂蚁搬家，还是父亲压根儿

就不准备再当一回 蚂蚁。母亲将柜子桌椅和卡车司机一道抬上车，我帮忙搬轻点的东西，我瞪目结舌的看着矮小的母亲使出比她还重的力气，我也搬得更起劲了。后来我被安排在司机驾驶室坐，母亲要坐在卡车上扶着高柜子不让它倒。据说要坐两个小时，母亲真是厉害。我想着想着就睡着了

安顿好又一个新家，正是我初一开学之际，母亲也迎来了她五十二岁生日。我来不及觉察父母的衰老及其他，因为我必须又要花掉所有的时间开始新的阶段。我得交更多的新朋友，学会天天早出晚归的上学，下自习后学着其他同学骑自行车，一排排飞奔过去，留下尖叫声。新生活给我目不暇接的惊喜，哪里有精力想到父母呢？

如果我还年轻，我就搬到更好的地方去。数年之后一次大雨家里进水，母亲这样说。我们是相信她的，终于回到家里的父亲也相信她。只是，某一天，父母会老，房屋也会跟着搬不动了，只有我们始终还在往高处努力延伸。尽管我们并不知道自己属于哪里，哪里才是真正的故乡。或许哪里都是我们的故乡。

候鸟的迁徙是有归期的，而我们，本质的区别是我们只负责离开，等到回来，便已成故人。父母带着我们迁徙，一定伴着痛苦，这样的迁徙也伴着不可预见或者能预见的 诗和远方，他们一心想给我们更好的生活，这是多年以后我们才领悟到的。一次次的义无反顾，承接过去，也蕴含着未来

## 张家界诗帖（组诗）

张学辉

武陵源

我是石，绕你的膝  
长得再高也是儿女  
水是乳汁，是滋养的血  
云在天，有母亲的瞭望  
有父辈的抚摸

水绕着山，山揽着云

世世代代演绎着  
武陵源，不熄的  
人间情爱

茅岩河

你说，你要去远方

那么

拉住我的手

顺着茅岩河漂流

你看它彻夜叮咚

多像我们的汹涌激情

我要为你变出温泉，变出瀑布

变出一片快乐的滩涂

让你在这样的光阴里游走

永不停留

苦竹寨

撑一艘小船抵达，梦并不遥远

倾听青石路上的足音

灯火就通明了

繁华散去

吊脚楼上的女子呢喃

鸟儿躲进梢头，羞颜

飞檐翘望的苦竹湾

一汪深情，彻夜流淌

岁月老去

宝峰湖

轻舟已过万重山

山歌回荡

唱给心上的倩郎

唱到花开，唱到月亮升起来

还有人在倾听着她的歌唱

宝峰湖亮出一面镜子

照见一朵云

涂抹着星空

清晨，你看

雪白的芦花已开遍崖脚

大峡谷

低下去就能容纳。这

绿的盎然，溪流欢快的音符

走在深谷间，呼吸跳动

轻的飘忽

在深深的记忆里，不遗失

伸手可得馈赠的佳礼

几乎让生命绽开

因包容而永恒

而拥有